

小河丁丁少年西峒系列

唛呐王

小河丁丁 著





小河丁丁 著

喷嚏王
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喷呐王 / 小河丁丁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5584-0141-1

I. ①喷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32376号

书 名 喷呐王
著 者 小河丁丁
责任编辑 田俊 王可
装帧设计 王可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8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84-0141-1
定 价 20.00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目 录

第 1 章	小人崽崽赶闹子	001
第 2 章	一把喷呐退敌兵	015
第 3 章	唐国师不简单	037
第 4 章	妖怪洞探险	053
第 5 章	我也有老庚了	075
第 6 章	雨夜鼓乐	097
第 7 章	桐树林子的秘密	115
第 8 章	螺蛳姑娘不高兴了	133
第 9 章	哑龙岭故事多	149
第 10 章	等啊等啊等	181
第 11 章	实心喷呐	201
第 12 章	百鸟朝凤	219

第 1 章

CHAPTER 1

小人崽崽赶闲子

我好喜欢我们西峒官话哦！

老木头墩子要叫墩公，好像它也会说话会咳嗽。公鸡公鸭叫鸡公鸭公，母鸡母鸭叫鸡婆鸭婆，但是虾子不分公母都叫虾公，实在难分也没有必要分嘛。

中午，要说晌午。但请你“吃晌午”可不是请你把中午吃掉，中午怎么吃得掉呢？是请你吃晌午饭。

好到顶，就说“称霸了”“算霸了”，连鸡腿鸭腿也叫“鸡霸腿”“鸭霸腿”。

小要说“崽”，说“崽崽”！婴儿胎毛多，叫毛毛崽，弟弟也叫毛毛。小孩子叫小人崽崽，骂起来就叫鬼崽崽。男孩子叫奶崽、奶崽们。女孩子叫女崽、女崽们。小鱼叫鱼崽崽，小虾叫虾公崽崽。小凳子叫凳崽崽，小石子叫石头崽崽，小刀叫刀崽崽，手指叫手崽崽，脚趾叫脚崽崽……此外还有猪崽崽、狗崽崽、鸡崽崽、鸭崽崽、蚂蚁崽崽……猫不管大小都叫猫崽，老猫叫老猫崽，小猫叫猫崽崽崽。鸟不管大小都叫鸟崽，雏鸟叫鸟崽崽崽。猫崽崽崽，鸟崽崽崽，一连三个崽，叫起来好好听。

我们西峒不说很,说好,说蛮,很好就说好好、蛮好。不说不玩,说耍。你到哪里耍去?好不好耍?

好远好远的地方不说天涯海角,不说天边,说“海楼湾”!

西峒在阳明山中,离海千里万里,却爱说海字。说人家很脏,“像海鬼一样”。盐,因为是海里出产的,又像沙子,就叫“海沙子”。大号的碗叫“海碗”。螃蟹叫“螃蟹海”。说大话叫“夸海口”。给奶崽们起名也爱用海字,我认识的就有海海、小海、海波、海山、海军……

西峒管小伙子叫后生家,妇女叫女人家,老人叫老人家,好像长大了就成了家。

西峒官话还有好多叠词,很湿说湿蘸蘸,很红说红绯绯,很酸说酸嗝嗝,很硬说硬邦邦,很黑说黑墨墨,很亮说亮光光;泥土叫泥巴巴,木板叫板板,棒子叫棒棒,轮子叫滚滚,糍粑叫打粑粑,知了叫叫知知;长筒靴叫筒筒鞋,拖鞋叫拖拖鞋,皮鞋走路“阔阔”响,就叫阔阔鞋;渔鼓敲起来乒乒响,叫渔鼓乒乒……

西峒官话是那样亲切,那样充满童趣,大人说话也像小人崽崽。

我家门口那条石板街,我也好喜欢!

那条街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,铺街的青石板像老人家的牙齿一样好多不知去向,剩下的全给鞋底磨得滑溜溜,雨水一洗跟镜子一样,照得出人影。别说爱跑爱跳的小人崽崽,就是大人一不留神也会滑倒,逗得街边的人哈哈大笑。缺了青石板的地方,下雨天积水成洼,路人就得觑着脚下弯弯曲曲地走,有时大迈一步跨过小水洼,有时点一下大水洼中的小岛飞身而过,这种情形真是惊险有趣。水洼当然是浅浅的,打赤脚

或者穿筒筒鞋尽管哗哗踩过去，气派得很。

有时我就打一把那么大的黑雨伞，或者戴一顶那么大的大斗笠，对我来说简直就像帐篷一样，到街上去踩水。有时我用苦竹做成射水枪，和对街的小人崽崽打水仗。我家对门做木工的周师傅家有两姐弟，周家左边姚家有三兄弟，右边魏家有三兄妹。我也不要姐姐和哥哥助阵，只要不怕弄湿，一个人就能敌他们一家、两家，甚至三家！街道两边都有排水沟，我在自家门前就能放纸船。檐上的水溜正好落进排水沟里，纸船走不了多远就会被水溜摧毁，但我放了一艘又一艘，也顾不上水溜落在头上，甚至钻进衣领。

街边的房屋都是老式样，粉墙板壁给风雨蚀成暗灰色，仿佛长满老年斑，跟老态龙钟的石板街正好般配。有的人家大门上装着铁做的兽头，嘴里咬着铁环，鼓眼暴牙，极为狰狞，虽然锈得不成样子，我瞧着仍然发怵。有的人家木窗上刻着吉祥图案，有佛祖神仙帝王将相、凤凰白鹤喜鹊猴子、灵芝仙桃梅花牡丹，多数是残缺不全的。有的人家墙上绘着《耕读图》，里头的人物穿着古代衣裳，赶牛犁田的情景跟田野上见到的一个样。有的人家檐头高高翘起，像翅膀一样，似乎随时能够飞走呢。中街和下街隔界那座石拱桥，像极了电影里白蛇许仙相会的断桥，桥缝里还挤着苔藓垂下野藤，不消说是见惯人世沧桑的古物。

既然有中街和下街，肯定还有上街，我家就住上街。一条街分为上、中、下三段，每段街都比乡村山寨要大得多，当真是好长好长！从北边上街口子到南边下街口子，一路世景悠悠，人间万象。盲人敲着竹棍沿街走，入耳是叮叮叮的打铁声、嘶嘶的锯木声、嗡嗡嗡的缝纫机声、喀喀喀的劈柴声、咚咚咚

的剁菜声、呼呼呼的抽陀螺声、泠泠的滚铁环声……还有收音机声、杀棋声、谈笑声、哼唱声、对骂声、鸡鸭猪狗声……

那么长的一条街啊，忙人怕耽误时间，一边快走一边冲熟人微笑点头，不肯停下来说话。闲人荡着双手，一路跟熟人道道家长里短，棋盘边上站站，不觉就到了做饭的时辰。

这条街鱼龙混杂，各种行当应有尽有。卖中草药的、打铁的、做木工的、染布的、修理电机的、磨豆腐的、榨粉条的、炸油条的、卖杂货的、卖酒的、开饮食店的、卖布的、缝衣服的、制作灵屋和金童玉女的、写对联刻章的、理发的、杀猪屠牛的、卖饼药的……我的天！还是别数了，数也数不完。数得着的都足以安身立命、养家糊口，乃至济世救人。那些数不着的，只要有一点微不足道的长处，譬如懂一点掐痧、鞋样剪得好、认得出公鸭母鸭、藏着一个偏方，乃至家中有一副耙坎耙槌、一坨雄黄、几个烘干橘子皮，在关键时刻帮帮人家，也能赢得真挚的感激和敬意。

这条街住着几百户人家，两三千人呢！好多人一辈子不打交道，只是面熟而已，甚至彼此都不认识。诸般人物也不是一成不变，有人走了，有人来了，有人老了，有人长大出力了。何况石板街两边还岔出许多小巷，街背也有小巷，这里藏龙，那里卧虎，即便是住在街上的人也不能尽知尽晓。

这样的一条街，几百幢房屋，不在首都省会，也不在市府县城，就像好大一丛菌子生长在崇山峻岭，拥挤在小小山谷。众星捧月般捧着这条街的还有区公所、区医院、派出所、工商所、邮电所、信用社、合作社、木材站、车站、学校……这实在是一座小小山城，只有一条街的城！

这个小小山谷连同周边的山岭自然形成一个行政区，叫

中和区，这条长长的石板街就叫中和街。那些小村小寨当然也有街，然而白日里也寂静空荒，半点没有街的气象。哪里比我们中和街，不赶闹子的时候，各种店铺作坊也能开市，比得过别处冷冷清清的小闹子，因此叫作冷闹子。

赶闹子是闹子，不赶闹子是冷闹子，中和街自然又叫中和闹子，简称闹子。说起自己是哪里人，中和街的人立时气壮声粗：“我是中和闹子高头的。”“我是闹子高头的。”乡下人山里人提到中和街的人，也乐意这么说：“他是中和闹子高头的。”“他是闹子高头的。”这条街明明是在山谷里，被高山大岭包围着，为什么称为“高头”？原来它不是在山谷低洼处，而是在仁江东岸一片台地上。从北边上街口子逛街要上坡，从南边下街口子逛街也要上坡。细细推究起来，恐怕地势还在其次，主要还是因为这条街，这个闹子，不论街上人还是乡下人山里人都要高看几分。

中和闹子什么年代开始的呢？谁也不知道。大家只知道每逢农历三六九就赶闹子，自古如此。

中和闹子可不只是在本区有名。赶闹子的时候，大人一听口音就知道，这人是哪个区的，那人是哪个县的，偶尔还有说普通话的远方人。天南地北各种货物与本地土特产赛宝，看得你眼睛饱饱的，真是一个无比盛大的博览会。

这样一个闹子赶起来，石板街要被人们挤爆！

这条街才三五米宽，成千上万的人拼命地挤。街心的人想挤到货摊边，货摊边的人想挤到街心。街右的人想挤到街左，街左的人想挤到街右。挤散的亲人伙伴互相呼唤，在茫茫人海中彼此找寻。有人挤得满头大汗，有人挤得气喘吁吁，有人挤得尖声怪叫，有人挤落了衣服扣子，有人鞋子踩掉了无法

弯腰捡拾……不时有人挤得受不了，就走进街边人家，缓一口气，擦一把汗，喝一簞井水，抖擞精神继续挤。

我也喜欢到人堆里挤。大人再怎么挤，总还是有礼有让，让老人家，让女人家，让小人崽崽。小人崽崽只管泥鳅一般在人缝里钻来钻去，还像猫和狗一样从摊板底下爬过去。这时候大人好生羡慕小人崽崽，平时他们才瞧不起我们哪。

赶闹子的日子，石板街太诱人了。

卖跌打丸的会表演气功。一个北方大汉脱光上身，拿一把铁丝结结实实箍在肋间，像箍木桶一样，然后吸足气，炸雷似的大喝一声，铁丝就绷断了。又当众将一只碗打碎，拾起一块瓷片，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，大脸涨得要渗出血来，用指头把瓷片捻成粉末！

卖老鼠药的一边打快板一边唱：“老鼠药，药得着，药死老鼠公，气死老鼠婆！”手上除了快板，还有一把竹锯——他用竹锯去锯快板头，弄出“嘎嘎嘎呀——嘎嘎嘎呀——”的声音，好怪异。

耍猴戏的，叫猴子学人走，作揖，翻跟头，骑小自行车，打锣，最后就捧着锣向观众讨钱。

卖草药的会拔火罐。竹筒里燃着棉纸，为什么能够吸在人家额头上、背脊上？为什么不会烧伤？等到竹筒取下来，皮肤肿起一个圆圆的红印，为什么就治了病？

补锅的把又黑又脏的碎铁片放入泥杯，烧熔了就变成红红亮亮的铁水，原来铁也能这样柔软，这样好看！

各种水果你假装买就可以尝。

糖果饼干也许尝。

画糖和棉花糖不许尝，但是许你看个够。

我才不是贪吃才来挤的，遇到熟人叫我吃我还不好意思，我也不光是为着所有那些好看好玩的来挤的。

那我为什么削尖脑壳往人缝里钻？告诉你吧，我想看看有没有宝葫芦卖。宝葫芦，就是济公和尚装酒的那种细颈葫芦，铁拐李装药丸也用那个，太上老君装仙丹的也是呢！我早就想要一个，可是电影里见得到，年画上见得到，一条街谁家也没有。我满田野去找，只见到形状像梨的那种瓠瓜。

我问爸爸：“我们这里怎么没有人种宝葫芦？”

爸爸说：“我们这里向来不出产。”

说不定外地人来卖药，会用宝葫芦装药酒装药丸吧！

我满怀期待，从上街挤到中街，又过石拱桥挤到下街。当我终于从人群之中挤出来，肌肉酸酸的，似乎全身骨头都挤碎了，衣服也给汗浸透了，头发湿漉漉，脸上更是汗涔涔。

可是我连宝葫芦的影子也没有看到。

我舒一口气，瞧着那条人挤人的街，暗暗发怵。大人说明天立夏，立了夏就是夏天，这么说今天还是春天！太阳却那么晒，光焰像火舌一样舔着皮肤，在人群中挤来挤去那就更热。但我犹豫一下，又挤回人群中去——先前我只顾挤，好多摊位错过了。

当我再次过了石拱桥，来到中街唐国师家门口，前方传来喷呐声锣鼓声，人们潮水一般后退。我没有防备，一下子就给挤倒了，赶紧从腿缝里钻过去，藏到唐国师卖葱的摊板底下。

唐国师，偶尔有人叫他大唐国师，名头很吓人哦。我只知道他姓唐，不知道这个绰号怎么来的。人家这样叫他的时候，往往邪邪地笑着，一脸讥诮。唐国师什么“师”也不是嘛，就是一个农夫！

此人虽然是个农夫，但田也种不好，猪也养不肥。三十好几了，别说讨老婆，几乎连日子也过不下去。衣裳破破烂烂跟乞丐似的，那张脸好像成年累月不曾洗过，又腻又黑，胡须跟葱须一样又粗又乱，牙齿和指甲给手卷的喇叭烟熏得黄黄的。家里一穷二白，那座屋当街的檐瓦漏得跟筛子似的，也懒得修补，滴得地上坑坑洼洼。去年闹子高头通了电，街边人家多数牵了电灯，唐国师却舍不得牵。唐国师说：“我一个种葱的，单身汉，牵什么电灯，天黑早早睡。”

幸好唐国师擅长侍弄葱，一年四季种葱卖，不然他可真要饿肚皮！因为只有这一宗长处，唐国师卖葱就显得与众不同。葱是佐料，销量少，别人主要卖其他蔬菜，葱只是附带卖卖，沾泥带土扔在一旁，焦尾也不掐。唯独唐国师的葱洗得干干净净，露出皎洁的葱白和葱须，焦尾全都掐掉，用去皮的金禾草扎成一小把一小把，放在搪瓷脸盆里，用清水浸着，叫人一看就爱。然而葱是烂贱的，种在土里不用管就会长得密密麻麻，价格便宜，一小把只能卖一毛钱，唐国师把这点毫毛生意做得如此认真，人们反而更加不屑。碰到他从我家门口经过，妈妈经常转过身，都不愿看他一眼。

这样一个人，我才不怕呢！

我刚刚钻到摊板底下，唢呐声锣鼓声就到了耳边。

街上明明挤满了人，再也无处避让，可是好多人挤到货摊后边去，好多人挤进街边人家，街心居然让出一条窄窄的通道。

原来是媳妇娘娘过来了！

我们西峒，新媳妇过门这一天像皇后娘娘一样高贵，要叫她媳妇娘娘，要请鼓乐班子迎送。鼓乐班子，开路的照规矩是

唢呐手。那个唢呐手摇头晃脑吹着唢呐，那把唢呐总有一米长，铜碗比海碗还大，当中一下一下喷火呢！他是用火把人们赶开的。这是一条壮汉，头大，膀圆，腰粗，皮肤又黑又厚，好比一头直立的水牛。他的眼皮肥肥的，挤得眼缝窄窄的，扫帚眉好粗好浓，头发留长了想扎马尾巴，怎奈长得太稀，只扎成一根细瘦的猪尾巴，于是他的脑袋和身子越发显得庞大。你看他光着膀子，胸前挂满唢呐，长长短短总有十来把。他正吹的那把一下一下喷火，却仍然有曲有调。

“嘻嘻，这个唢呐手哪里的？”这是唐国师的声音。

“人家是北路唢呐王，绰号叫吹破天。”这好像是姨父。

摊板后方立着四条腿。两条罗圈腿穿着旧得发黄的绿军裤，松松垮垮的，裤脚沾着泥，脚上一双千层底旧布鞋，破得露出了脚崽崽。两条竹篙腿穿着银灰色的卡其布裤子，崭新，烫出了笔挺的中缝线，脚上一双打了油的阔阔鞋，好生眼熟！

我把耳朵贴近地面，朝摊板后头瞧一瞧，穿阔阔鞋的当真是姨父。姨父早年在部队里当过指导员，退伍后当过区中学的校长，如今在区公所当干部。他额头满满的像领导，头发也像领导一样往后梳，加之红光满面，身材又高，穿一身银灰色的干部装，一双七成新的阔阔鞋，人家跟他搭话总是客客气气。他怎么肯跟唐国师这种人交谈？他是站在人家屋檐下，才理一理屋主吧。唐国师的头顶刚刚齐到姨父的肩膀，总是那样笑嘻嘻的，纸一样薄的脸皮挤得皱皱的。

我转身往外边看，唢呐王已经过去了。后边跟着吹竹管的、擂鼓的、敲锣的、掌镪镪的、打钹钹的，还有一个拉弓弓弦的。

吹竹管的好好笑呢，那么多竹管拼在一起，好像一把竹

笋，下边安着一只镀银的大勺子。他双手捧着勺底，嘴巴衔着勺把，一边吹一边点头，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，好像只是不停地作揖。

“嘻嘻！这是什么乐器？好多管子！好像一把葱！”

“这就是竽！滥竽充数的竽！声调低，要合奏才好，一个人吹不过是做做样子。从前齐宣王喜欢听竽，一家伙就上三百个乐师！南郭先生根本不会吹竽，混在里头装装样子，照样哄碗饭吃。后来齐宣王死了，齐湣王继位，仍然喜欢听竽，但是他喜欢听独奏，叫乐师们轮流表演，南郭先生赶紧逃走了。”

除了唢呐王，要数那个擂鼓的最神气，那只箩筐大的牛皮鼓由两个后生家抬着，他拿着一对光滑精致的细木棍只管擂，大爷似的。

筛锣的也挺派头，那面锣有米筛那么大！槌头扎了红布，只消往锣心一击，“哐——”的一声，就像波浪一样向四周涌开去。

镗镗的声音，锵！锵！锵！格外清越。镗镗中心鼓起半个球形，好像草帽。小雷音寺的妖怪正是用这个家伙将孙悟空困在里头。

铛铛太不起眼了，小小的，像一只碟子，比那个人的巴掌也大不了多少。瞧，他“当当当”乱敲，真正就是混饭吃的。

最后边那个拉弓弓弦的老人家更是做做样子，只看到他手在动，弓弓弦根本不响，他一走还一边打哈欠呢！

唐国师说：“你看这个拉弓弓弦的，弦子是松的，根本没用力。”

姨父却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拉二胡可以做做样子的，不然这闹子上哪个听？到了地方坐下来拉，人家就要显功夫了。这个

老乐师手崽崽那么长,肯定有两下子。”

原来弓弓弦叫二胡!

拉弓弓弦的过去了,后面的嫁妆一抬一抬过来了。之所以说一抬一抬,那些新被子、新枕头、新皮箱、新桶、新椅子、新桌子、新热水瓶……不论大小轻重,全用新斩的绿皮竹竿抬着。嫁妆全是红颜色,在绿皮竹竿上一颤一颤,好不耀眼。

接着就看到迎送媳妇娘娘的亲友,其中几个大女崽们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裳,低着头不敢看人,不用说,媳妇娘娘就混在里头。究竟哪个是媳妇娘娘呢?我还没有认出来,她们就走过去了,街上又挤满了人。

唐国师低头看见我,说:“你倒是聪明,躲在这里,大人踩不到。”

姨父也低头看,叫了我一声“丁丁”。

我叫声“姨父”,钻进人群,去追迎送媳妇娘娘的队伍。

前头有人高声喝彩呢!

唢呐声更花哨了。

我想挤到前头看唢呐王,可是人那么多,我快到石拱桥才追上队伍。

石拱桥架在从东边山脚流过来的小江上,这边桥头附近有巷子通向东边街背的团结小学和中心小学,队伍拐入巷子,所有的乐器都静默了。

哥哥在团结小学上学,姐姐在中心小学上学,两所学校紧紧挨着,篮球场是共用的。我好想去看看姐姐和哥哥上课,却也顾不得。过了篮球场就到了东边田野上,乐器又会响起来吧,我要看看唢呐王还有什么绝招。

我紧紧跟在唢呐王身边。

过了篮球场，乐器没有响。

离篮球场两里路远了，乐器仍然没有响。

这里还归中和闹子管，我们家的禾田就在路左边，我大着胆子问唢呐王：“你怎么还不吹唢呐？”

唢呐王冲我一张口，居然露出两枚好长的獠牙，白白的，尖尖的！我明知獠牙是假的，却也吓得直往路边闪，左脚踩在禾田里，差点儿跌倒。禾苗三天前才插下去，刚刚返青，爸爸昨天才施过化肥，田里蓄着肥水。我从暖洋洋的肥水里拔出脚来，凉鞋给烂泥咬掉了。

鼓乐师们都笑起来。

那个拉弓弓弦的好意对我说：“我们要到山脚村子边边才弄鼓乐，这里又没有人，禾会听吗？”

我涨红了脸，将凉鞋从烂泥嘴里拔出来，到路右边水沟里去洗。等到长长的队伍走过去了，我就大声唱：

“媳妇娘娘，尾巴长长，
半边火落，半边床！”

这首歌是专门嘲笑媳妇娘娘的，小人崽崽在闹子上也好，在田野上也好，看到迎送媳妇娘娘的队伍就要唱。那意思是说，别看迎送的队伍那么长那么气派，谁知道媳妇娘娘却要嫁到一个穷人家，穷得只有一间房，半间生火做饭，半间铺床睡觉。

几个亲友停下来，朝我跺脚。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把手往口袋里一掏，向我奋力一扔，说：“请你吃喜糖，别乱唱了！”